得勝凱歌（06）與神不間斷相交

基督徒得勝的祕訣在於與神保持不間斷的相交。歷世歷代許多的得勝者，藉著繼續不斷與神相交，能以高唱得勝凱歌。得勝是神所賜的，我們藉著與神相交，從神領受得勝生命。

以諾活到六十五歲，生了瑪土撒拉。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，與神同行三百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。以諾與神同行，神將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了。（創五21~24）

以諾因着信，被接去，不至於見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；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；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且信祂賞賜那尋求祂的人。（來十一5~6）

英文擴大版聖經將希伯來書十一章6節譯作：人非有信，就不能討神喜悅並滿足神的心，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相信神存在，而且神要賞賜那些認真且殷勤尋求神的人。當人存著信心、認真的心，殷勤地與神相交，神要賞賜這人得勝的生命，幫助他過一種與神同行的得勝生活，像以諾一樣。

我相信以諾常常憑著單純的信心殷勤地尋求神，與神相交，神賞賜他從上頭來的智慧、能力、耐心、愛心，使他把工作做得好，也把家庭治理得很好。他是個好丈夫、好爸爸，天天操練與神同在、與神同行，渴想討神喜悅。當他工作或生兒養女時，內心仍不間斷地與神相交。我相信以諾過著真實禱告的生活，他做每一件事情都禱告，他在禱告中與神同行300年。禱告的靈乃是與主相交的靈。這種與主相交的靈不允許其他的人和事來佔據自己的心，乃是讓心靈的眼目充滿主，在與主的合一裡去接觸人、處理事情。因此，一個過著禱告生活、常與主相交的人，乃是一個傳遞祝福的人。凡他所接觸到的人、事、物，都被帶入神榮耀的同在與祝福中。一個傳遞祝福的人，是將他所接觸的一切，在禱告中帶入屬天的領域，使其因而有屬天的印記。

持續不斷與聖潔的神相交，才能賦予生活有特別的品質，能多結果子，且蒙受祝福。與神保持不間斷相交的人，藉著信心與主聯合，能反映出平安、祥和與喜樂，神非常喜悅這樣的人。以諾在世時，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明證。有一天，他人在外面與神同行，離家有一段距離，走啊走著，忽然神跟他說：「以諾！你今天回家路途太遙遠了，乾脆來我家住吧！」就這樣，以諾因著信被神接去了。多麼美妙的結局！凡學習在生活中與神保持不間斷相交的人，必能成為得勝者。人在早晨禱告時，將一天交託給神，然後一整天忽視神的同在，只管自己的想法、計劃與活動是不行的。不！禱告乃是靈魂的呼吸。我們需要不斷地呼吸，否則我們無法存活。過一個儆醒禱告的生活乃意味著：我的靈要與主討論每一天的事情──每一件牽涉到我生活的事。外面的生活與工作在進行時，我裡面與神不住地相交、與神交談。

我們能否想像兩個人彼此相愛卻不來往？如果我們愛耶穌，我們就會和祂討論每一件事情，將每一件事都化作禱告。我們一定會一再地到祂跟前，求祂為我們每一個新的計劃和生活中每一新方向祝福。多少時候人們錯過神的旨意，是因為人們並不認為「過著與神相交的生活」是重要的。人們憑自己的智慧作計劃，憑自己的才幹做事情，當事情不順遂，計劃受挫時，就大發怨言、心中不快樂。一個真實與神相交的人，心中有別人奪不走的喜樂；一個真實與神同行的人，在地上與主聯合，與主一同做每件事情。神將大擔子擱在自己身上，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，使與神同行的人覺得主的軛是容易的，主的擔子是輕省的。工作或服事時內心最深處要以主為中心，住在主裡面，在主的同在中做一切，這樣你所做的會有永恆的價值，而且可以天天唱得勝凱歌。

十七世紀的勞倫斯弟兄在廚房裡工作，按天然本性而言，他討厭作廚房的事，但他常對神說：「神啊！你若不給我力量，我就作不來。」然後他就從神得著力量，為著愛神而做一切。他凡事藉著禱告求神的恩典，求神幫助他作得好，他就發現事情變得容易。他在任何情況中都能常常喜樂，因為他隨時隨地與神同在，凡事為著愛神而做，要討神喜悅。人想辦法克制慾望是沒有用的，直接進到神面前與神相交，浸泡在神的同在中，讓自己消失在神的同在中，才是克制慾望最好的路徑。

勞倫斯弟兄認為，如果我們要不斷地與神交通，就該從心裡拒絕一切和神發生隔閡的事物，這不是奧秘的，乃是簡單的。只要信神與我同在，時刻和祂來往，當有疑難事情臨到的時候，就求神幫助，叫我們知道神對這事的旨意。當我們看見是神要我們作的事，就求祂賜恩叫我們作得好。在未作之先，就先將這事獻給祂；作完之後，就感謝祂，也因著神的恩慈和良善，我們就獻上讚美，將尊榮歸給祂，並不住的愛神。我們的成聖，不在乎我們作的是什麼工作，乃在乎我們是否為神而工作。在日常的工作裡，不討人的喜歡，專一為著愛神而作。千萬不要以為在禱告的時候和其餘的時候有什麼分別，我們親近神，在作事的時候，與禱告的時候，應該是一樣的。

當有人問他說：「你是用什麼方法，來得著這繼續不斷和神同在的經歷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所有的思想、所有的盼望，都以神為依歸，一切都向著神。」

當他禱告的時候，他的心充滿著無限的神。當他起首作事，他總是用信靠和愛神的態度，對神說：「我的神哪，因為你與我同在，我必順服你一切的命令來作這些外面的事。我求你賜恩，能繼續與你同在，求你在凡事上幫助我，接受我一切的工作，悅納我一切的愛情。」他一面工作，一面繼續和創造者（神）交通，求祂賜恩，也將一切的工作奉獻給神。事情作完，他就省察一下，看盡了本分沒有，若是作得好他就感謝神，不然，就求神赦免，並不灰心，仍舊與神同在。他說：「由失敗中再起來，重新用信和愛來親近神，這就叫我達到一種光景，就是先前以思念神為難事，現在卻以不思念神為難事了。」

讓我們像勞倫斯弟兄一樣，操練與神同在，與神保持不間斷的相交。這意味著在一天當中我們需要不斷重覆地讓自己的心舉向主，並將我們一切的想法、計劃、渴望及以行動，都向祂陳明，求神的引導與祝福。我想這就是使徒保羅所說的「不住的禱告」的真義。我們學習做每件事情都禱告，聽從神的指示與教導，讓基督的平安在心裡作主。我們將所說與所做的一切都交託給神，並求神祝福，我們的行動和話語將會帶著屬天的光輝並結出果子來，成為真正的得勝者。

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；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。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，因祂在我右邊，我便不致搖動。因此，我的心歡喜，我的靈快樂；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，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。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；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。（詩十六7~11）

大衛經常稱頌指教他的耶和華，他的口稱頌神，他的耳聆聽神的指教，他的心在夜間仍與神相交，聆聽神的警戒，使他能躲過仇敵的陷阱。大衛將耶和華擺在面前，因此他能從早到晚不住地與神相交、注視神、聆聽神。他知道神在右邊扶持他，使他不因面對危機而動搖，他的心和他的肉身都安居在神裡面，平靜安穩。他相信神會保護他到底，不會將他的靈魂撇在陰間。在四無生門、仇敵圍困的情況中，神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他，不會讓他下陰間。因此大衛在「神面前」（或譯作「在神的同在中」）有滿足的喜樂，他深信他來投靠神，神的右手會施恩，量給他永遠的福樂。大衛將神擺在面前，不斷從神支取得勝的生命與恩典，在危難中唱得勝凱歌，唱得救的樂歌。

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；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。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；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。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，一同高舉祂的名。我曾尋求耶和華，祂就應允我，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。凡仰望祂的，便有光榮；他們的臉必不蒙羞。（詩卅四1~5）

大衛為了逃避掃羅的追殺，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裡。亞吉的臣僕，對亞吉說：「這不是以色列國王大衛嗎？那裡的婦女跳舞唱和，不是指著他說：掃羅殺死千千，大衛殺死萬萬麼？」大衛怕亞吉王會防備他，甚至想殺他像掃羅王一樣，就在眾人面前改變了尋常的舉動，在他們手下假裝瘋癲，在城門的門扇上胡寫亂畫，使唾沫流在鬍子上。亞吉對臣僕說：「你們看，這人是瘋子，為什麼帶他到我這裡來呢？我豈缺少瘋子，你們帶這個人來在我面前瘋癲嗎？這人豈可進我的家呢？」於是大衛離開那裡，在亞杜蘭洞寫下詩篇卅四篇，大唱得勝凱歌。

大衛說：「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；讚美祂的話必常在我口中。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；謙卑人聽見就要喜樂。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，一同高舉祂的名。」大衛不是命保住了才稱頌神，他是「時時」稱頌耶和華，英文聖經譯作：at all times，因此得勝的音調是時時稱頌神、讚美神，而且指著神誇耀──誇神的得勝、誇神的恩典、誇神的慈愛、誇神的能力，誇說：「神是我一切的一切，使我得勝有餘！在我敵人面前，神為我擺設筵席，仇敵是我的食物。神比仇敵大太多了，在神面前，仇敵如灰塵。」因此，大衛稱耶和華為大。大衛愛神，不只自己尊耶和華為大，高舉神的名，他也鼓勵別人，且期待別人與他一同稱頌耶和華為大，一同高舉神的名。謙卑人聽見讚美神的聲音就喜樂，驕傲人聽見讚美神的聲音就不喜悅。

大衛說：「我曾尋求耶和華，祂就應允我，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。」大衛遇見患難，心中害怕時，他第一個反應是尋求神，與神相交。神就聽他的禱告，救他脫離一切的恐懼，使他心中充滿平安，因為耶和華是賜平安的神。

有位姐妹曾快樂地過著基督徒的生活，完全沒有試探臨到，叫她幾乎以為自己從此可以不再受試探了。誰知忽然有一些特別的思想來試探她，使她恐懼。那時她每逢禱告，就有各樣可怕的思想湧進她的心。她向來是過著受庇蔭的純潔生活，這些思想在她看來非常可怕，甚至叫她覺得一定是自己壞透了，才會有這樣的念頭。她懷疑自己根本沒有進入信心的安息，最後竟斷定自己還沒有重生，她的心靈痛苦極了。幸好有位師母告訴她，這些可怕的念頭不過是試探罷了，完全不是她自己的過錯。她沒有辦法叫試探不來，正如她沒有辦法叫壞人不在她面前講壞話一樣。師母勸她只要把那些念頭當做試探看待即可，不要歸咎於自己，也不要喪膽，只要尋求主，把一切都交給主；若是把那些念頭認為是出於自己的，便是中了魔鬼的詭計，讓自己陷入懼怕和沮喪的網羅。師母幫助她相信只需轉向主、尋求主，與主相交，不要理會那些可怕的思想，就能得勝。

她領會了這真理，以後再有這等污穢的念頭臨到時，她就在心裡對魔鬼說：「這回我把你的真相給揭發出來了！這念頭是你向我提示的，我恨它，我絕不理它！主是我的幫助，你要說，就到主面前去說吧！我現在要專心尋求主，與主相交，我要時時稱頌主，讚美主的話常在我口中，我要誇耶穌的得勝，我要誇耶穌寶血的得勝，我要誇耶穌十字架永得勝！」結果魔鬼無計可施，逃跑了，這位姐妹完全從恐懼中得釋放。

我們屬靈的仇敵知道，倘若基督徒認出不好的念頭是從敵人來的，他要避開這念頭，一定會比他認為是出於自己的要來得快。若魔鬼在每次試探前，預先聲明：「我是魔鬼，是你的仇敵，是來叫你犯罪的．．．」我想一定不會有人去聽從牠。可是牠不會這麼蠢，牠會偽裝，好叫人上牠的當。我們如果識破魔鬼的詭計，當牠一來就認得牠，我們的得勝必定容易得多。我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，隨時隨地舉起信心的籐牌，抵擋仇敵所射的思想火箭。我們要保持與神不間斷的相交，在裡面不住地仰望神。

大衛說：「凡仰望祂的，便有光榮；他們的臉必不蒙羞。」大衛愈多仰望主，愈多與神相交，愈少看自己，臉上就愈有主的榮光。彼得看著主的時候，就平安無慮地行在水面上，但他一看周圍的風浪就沉下去了。我們正在渡過有風浪的世界，必須一直仰望我們的主。我們若以充足的信心仰望主的榮臉，臉上就有榮光，神的榮光會四圍環繞我們。

有位姐妹覺得要過與神同在的生活很不容易，因她覺得她遭遇的事，似乎不像是單出於神，而是受其他因素所支配。她的困惑愈久愈大，她尋求神並仰望神，她想知道是不是凡事都有神在掌權。她為這事禱告了幾天之後，就得著一個啟示。她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完全黑暗的地方，有一道光從遠處向著她而來，漸漸圍住了她和四周的一切。當光逼近時，有個聲音說：「這就是神的榮光、神的同在！」剎時人生所遭遇的一切可怕的事情都在她面前經過──打仗的軍隊、惡人、猛獸、擾亂、瘟疫、各樣的罪孽和痛苦。她起初心裡十分害怕，但後來看見神的榮光把她和各樣東西都包圍起來，使獅子不能伸出牠的利爪，槍彈也不能飛過空中，除非那光離開了，傷害才能臨到。她看見只要神的榮光還在，雖薄如紙，也能把她和最厲害的強暴隔絕，使她一根頭髮也不致被吹動，也沒有什麼能摸著她。然後一切生活上的小煩惱又在她面前經過，她看見自己依然是被神的榮光包圍著，沒有怒目、惡聲或任何小試探能夠驚動她，除非那包圍她的神同在的榮光移開了，讓它臨到。因著這啟示，使她對神的同在有信心，於是她的難處消逝了，問題也解決了。

凡事都有神在掌權，神確實與她同在，她只要不住地仰望神，與神保持不間斷的相交，神同在的榮光會護衛她，她經歷到詩篇卅四篇5節所說的：「凡仰望祂的，便有光榮，他們的臉必不蒙羞。」她不但不蒙羞，而且因著被神的榮光充滿，能成為得勝者。我們要竭力追求神的同在、神的榮光，我們不是靠自己能得勝，乃是靠神同在的榮光、神同在的權能而得勝。神同在的榮光扶持我們、保護我們、引導我們、賜力量給我們，使我們能得勝。

在詩篇卅四篇17節大衛說：「義人呼求，耶和華聽見了，便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。」懂得與神相交的大衛遇見患難的反應就是呼求神，患難逼使他更緊緊抓住神，更多呼求神、禱告神，不住地與神相交，神就使他在患難中大唱得勝凱歌。

在詩篇卅四篇19節大衛說：「義人多有苦難，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。」大衛發現一個敬畏神、常與神相交的義人，並不會免於苦難，反而多有苦難。只要掃羅還活著，他一定會繼續有苦難，但他知道耶和華會救他脫離不容易的處境，使他得勝苦難，只要他繼續與神相交，凡事求問神，小心地跟隨神。

有位傳道人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地事奉神，但一些事工被嚴重騷擾、受到威脅（甚至包括死亡的威脅）。在短短的幾週之內，他的車被偷了二次。那些蓄意破壞者闖入他的辦公室，造成許多損壞。無論在靈裡、身體上或情緒上，他都遇見極大的攻擊，懷著失落感和被拒絕感，心靈破碎，吃不下飯，失眠了許多天。他被邀請到在一所高中舉行的青年集會中講道。一開始，他很興奮能對這個群體講道。但時間到了，他去那裡的興趣卻沒了，因為他的心仍懷著傷痛。他不想和人在一起，甚至不想和他們談話，更不用說去面對坐滿整個體育館的人。但他仰望神、呼求神，決定順服神。

他去了，上講台時，他的心情沉重。他知道必須向那群年輕人傳講神話語中的真理，但在那一刻，他感到茫然、空虛，幾乎　不配將主的話帶給那些心懷期待而來的人，他仍背負著一顆沉重的破碎之心。然而，那天晚上卻成了他人生和服事的轉捩點。他的人生經歷成了他的生命信息，他向那群標註為「失去方向的一代」，傳達出神的心意。

這群在場的年輕人聚精會神地聆聽他所說的每一個字，他們似乎對他所形容的被拒絕、心靈的痛苦深有同感。令他驚奇的是，他呼召時，一大群年輕人湧到體育館的前方，要將他們的生命獻給基督，走進神為他們所訂的人生計劃，那真是不可思議的一刻。

他順服神而去，在那個單純順服的行動中，主做了惟有祂能做的事。他發現單純的順服是敬拜的最高形式，尤其是在水深火熱熬煉中的順服。義人多有苦難，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，使他作個得勝者。

耶和華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還怕誰呢？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還懼誰呢？那作惡的就是我的仇敵，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絆跌仆倒。雖有軍兵安營攻擊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；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，我必仍舊安穩。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華，我仍要尋求：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瞻仰祂的榮美，在祂的殿裏求問。因為我遭遇患難，祂必暗暗地保守我；在祂亭子裏，把我藏在祂帳幕的隱密處，將我高舉在磐石上。現在我得以昂首，高過四面的仇敵。我要在祂的帳幕裏歡然獻祭；我要唱詩歌頌耶和華。（詩廿七1~6）

大衛的仇敵掃羅，帶著軍兵來攻擊大衛，好像野獸想吃肉就追捕獵物一般。但大衛因著與神相交，心中平靜安穩，面對仇敵的刀兵，依舊老神在在。與神相交是大衛生命的核心，他不間斷地與神相交，裡面有神的榮光、神的亮光，他深知神寶貴他的性命，必拯救他到底，所以心中沒有懼怕。在大衛裡面只有一件事──瞻仰神的榮美並求問神，這是他得勝的祕訣。

英文擴大版聖經將詩篇廿七篇4節譯作：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，我仍要尋求，堅持要請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住在主的同在中，瞻仰主的榮美，注視主的美麗，領受主甘甜的吸引力，欣賞主令人愉悅的魅力，並在祂的殿裡沉思、默想、求問。」這件事是大衛生命的核心，即便在掃羅的追逼中，他仍然持定這一件事。他瞻仰主的榮美，注視主的美麗，他的生命就變得更美。他領受主甘甜的吸引力，被主吸住，就重新得力。他默想主、求問主，從主得著指示，就不會走錯路，作錯反應，一直活在得勝中。

大衛說：「因為我遭遇患難，祂必暗暗的保守我，在祂亭子裡，把我藏在祂帳幕的隱密據，將我高舉在磐石上。」神未曾應許大衛不遭遇患難，但祂暗中保守大衛在祂的亭子裡，將大衛藏在神同在的隱密處，讓掃羅找不到他；神又將大衛高舉在磐石上，得勝仇敵的陷阱。大衛提到的亭子，就在我們裡面，因此我們住在神的亭子裡，就是住在神同在的隱密處，就可以得勝。我們可以和大衛一同誇說：「現在我得以昂首，高過四面的仇敵，我要在祂的帳幕裡歡然獻祭，我要唱詩，歌頌耶和華。」大衛最喜歡做的事就是以頌讚為祭獻給神、向神唱詩、歌頌神、敬拜神。

有位姐妹的丈夫保羅與一種致命性的慢性疾病奮戰了一年。有一天這個姐妹聽到主對她說：「你的丈夫撐不過去的。」從主聽到那句話之後的兩三個禮拜，姐妹有一天晚上出去聚會，她關了手機，以免在聚會時響起。保羅那天回家時，留了一張字條給太太，說他覺得不舒服，所以到樓下睡覺，他希望太太到家時不要叫醒他。醫生曾告訴姐妹，如果保羅開始流血或發燒，應該立刻送他去急診室。但姐妹沒有把丈夫在紙條上提到的不舒服和發燒或流血聯想在一起，所以回到家就上床休息了。

隔天醒來時，姐妹注意到丈夫的外套仍掛在餐廳的椅子上，心想：奇怪！今天早上他應該去醫院輸血啊！當時是八點半，而他總是在七點半左右出門的。姐妹衝下樓要去叫醒他，讓他赴約；但他沒有醒過來，他已經走了。在夜裡某一刻，他死了。

姐妹立刻打九一一。警察到的時候，他們記錄下他已經死了一段時間。姐妹立刻打電話給孩子們，讓他們知道這件事。孩子們立刻趕來，當姐妹告訴他們事情的原委時，裡面有聲音說：「是敬拜的時候了！」姐妹知道此時此刻她必須選擇敬拜，而不是變得歇斯底里。於是她要孩子們跟她進入臥室，然後關上門。警察在客廳，而他們需要私人空間。姐妹開始唱詩、歌頌神，揚聲敬拜，滿懷愛意地將對神的頌讚傾瀉出來，姐妹感謝神賜她這些年和保羅在一起的時光，感謝神透過保羅向她彰顯的良善，感謝神讓他們彼此相愛，用許多共同的經歷轉化他們的生命。然後她開始為著神的所是讚美神，此時，姐妹突然被提到另一個領域，時間彷彿靜止了，而她就在神面前。她置身在一個境地，使她明白哈瑞修．司百福（Horatio Spafford）為什麼能在知道他的四個女兒全在海上遭船難淹死時，寫出頌讚詩選130首《有時心安恬如江河穩又平》（It Is Well with My Soul）這首詩歌。姐妹就像司百福一樣心靈有安寧，在那一刻她被神緊緊包覆──就在神的愛裡，在神的平安裡，在神的同在裡，在神帳幕的隱密處。

保羅去世後的十一個月，姐妹滑進了一個「突發事件」。她當時站在大房間樓梯的梯腳，剛剛讚美敬拜了一段時間，就在那裡，神再次將她提到一個無限之愛的領域，她被神俘擄、囚禁了。就在那一刻，她真實地感受到悲傷離開了她的心，她感覺胸膛回復正常了，她可以呼吸了。過去那種有人把手伸進胸膛，將心臟使勁拉扯出來的感覺消失了，從那一刻起，悲傷不再是長相左右的同伴了。從保羅去世以來，姐妹持續經歷悲傷的時刻，但是那種日復一日、無止無盡的痛苦消失了。姐妹可以和大衛一起說：「我遭遇患難，祂必暗暗的保守我，在祂亭子裡，把我藏在祂帳幕的隱密處，將我高舉在磐石上。現在我得以昂首高過四面的仇敵，我要在祂的帳幕裡歡然獻祭，我要唱詩，歌頌耶和華。」

我們要操練裡面專注於神，不住地敬拜神、瞻仰神的榮美，外面常常唱得勝凱歌，向神歡然獻祭。在我們心靈深處，有一個隱密處，一個屬於靈魂的內在聖殿、一個聖所、一個神聖的中心、一個屬靈的亭子，一個神顯明祂心意的地方，也是個我們要不斷回去的地方。我們時常注視美麗的主，有時也會聽到來自這個內在聖所的神聖耳語；我們學習跟隨著這神聖的引導。但大多數的基督徒都只是偶爾才留意到神的微聲，偶爾才對這神聖的引導作出回應，並沒有把這內在神聖的事物，當成世上最珍貴的寶藏，也單單為了這份寶藏，而全然地擺上自己。大多數的基督徒並沒有為了心中神聖的那一位，全然地擺上自己，與祂有不間斷的相交。

但有一位貴格會的聖徒伍爾曼卻做到了。他下定決心，要把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都投注在神身上。世上沒有任何東西，比他在心中找到的更重要，那是萬事萬物的根基。這就是貴格會最重要的發現：住在靈裡隱密處的神，比天上地下所有的東西都要珍貴。伍爾曼是個生意人，也是個裁縫師，又是貴格會的巡迴講員，他留意神的引導，從來就不會讓自己作生意作過頭，越過神的旨意和他真正的需要。一旦客人來了太多，他就請他們去找別的商人與裁縫師。伍爾曼以神聖的中心為根基，專注於神自己，不間斷地與神相交，不錯過神的心意與指令。我們也需要不斷地學習聆聽神、注視神，過一種連續不斷與神相交的生活，才能成為得勝者。

德國聖徒特司諦更（Gerhard Teersteegen）是個與最喜樂的神有不間斷相交的人，他說：「人與人的心被神所造，就是為著喜樂，不為別的，只為喜樂！」一個人終日只想到自己，會叫人生病；但一直想到神，會令人痊癒。對特司諦更而言，一個人屬靈的恢復，不在於關心自己眼中的刺，乃是讓「某件東西」來佔據自己的心，而這「某件東西」就是那奇妙、令人振奮的神的同在──神自己。他無論在寫信和與人交談中，都一直沐浴於神奇妙的同在裡，這是他生命的中心與根基，使他能真實過著得勝的生活。

在他的生命裡，神的同在就如同車輪的軸心一般，一切的言行都發源於此，且引領他的生活達到一種特別安寧的光景，其中再無恐懼的陰影。從這無法形容的神的同在中，湧流出他傳道的能力與醫治人的恩典。因著專注於神的同在，他身上發出奧秘的影響力。這神聖的同在，是他生存不可侵犯的中心。他為別人的禱告是：「凡口渴的都應當來！白白暢飲得飽足。」特司諦更自己不住地啜飲於裡面的活水泉，所以他也能引領別人找著得勝生命的泉源─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自己。

特司諦更的講章、屬靈的事奉和著作，以及其他種種的活動，遠播至德國的西北部。他公開事奉的影響力遠達荷蘭、瑞典，甚至到達美國，但是，這一切都摸不著特司諦更的心。雖然有這一切的工作，他從不讓自己迷失在無止境忙碌的漩渦裡，他仍然忠心地住在神同在的隱密處，此隱密處是他得勝生命和一切事奉的源頭。他的內心集中在一件事上：過一個連續不斷在裡面親近主的生活。他說：「真實內在的靈性，是神的傑作，而非出自人的手。一個屬靈人，即使在他什麼都沒有做的時候，已經作得足夠了。一種安靜的安息、一個安靜的默許、一個簡單的守望，對屬靈人而言，如此讓神作工的靈已足夠。」

特司諦更竭力進入神的同在，定意住在主裡面，這就是得勝！神的同在是特司諦更一切努力的起點與目標！無論他作什麼，他總是住在神奇妙的同在裡，並且從神的同在中，流溢出他講道的能力，以及所有服事的恩賜。他滿有確據地相信：神非常持別地顯現在他的裡面。他一直是這樣想：神正摸著我裡面的人。所以他時刻將他裡面的人，敞開在這位無所不見的神眼前，好使他能被神照亮、溫暖而甦醒。他一直操練單單地仰望神，與神保持不間斷的相交。

在他的一封信裡，他寫道：「惟有主耶穌的靈，才能給我們真實的美德。祂在我們裡面如此地親近──純淨地注入生命的能力，能夠治死老我和天然的成分，使人能存心忍耐地往前奔（參來十二1），並且毫無怠惰地安靜等候神，因為主耶穌成了我們的意志、我們的生命和我們的心志。因此，那些行走在這條內在之路的人，進入了裡面的安靜，不住地禱告，終日等候神，把自己交與賜生命的獨一真神，他們是何等地快樂啊！

「我的目標是要從所有的一切被倒空、分別出來，在靈裡與神同活。讓屬己的一切都靜寂，讓神和屬神的一切得著地位──這是真理、力量、生命與祝福的惟一出路。哦！我所餘留的短暫時光，是何等地寶貴啊！無論在時間中（現在在地上），或在永遠裡，我惟一所渴望的，就是要討神的喜悅，完全為神、愛神；我寧願在一切的攪擾、痛苦和難處中這樣生活，也不願為自己活，而享受萬有和許多安逸、舒適．．．。」

特司諦更竭力追求神、不斷地追求神，因此神經常在他的裡面向他顯現，神的同在如此深刻地烙印他裡面，以致連他所有的舉止和行動都注入了一種摯愛的尊敬。他相信神以祂特別的方式，顯現在他的裡面，他知道神真的在他裡面看著他。他說：「神在我們的裡面，是在比我們自己最裡面的部分，還要更深的地方，在那裡，祂呼召我們；在那裡，祂等候我們；在那裡，祂與我們相交，使我們沉浸於滿溢的福分中。這種神的同在，我們無法以頭腦來明白它，而是要相信它。」他認為這種對神甘甜同在的信心，使人可以快速地達到成聖，進入得勝的高原。

讓我們像以諾一樣與神同行，像勞倫斯弟兄一樣操練與神同在，也像大衛一樣，只有一件事：瞻仰神的榮美並求問神。讓我們像保羅一樣，只有一件事：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，向著標竿直跑，要得著神自己，與神保持不間斷的相交，過一種不住禱告的得勝生活。讓我們像美國貴格會的傳教士約翰．伍爾曼一樣，只專注於神，將生命中的每分每秒都投注在神身上，留意神的引導，不錯過神的旨意。讓我們像德國的特司諦更一樣，只有一件事：不住地啜飲於裡面的活水泉，過一個連續不斷親近主的得勝生活。主來的日子近了，為義的叫他更加為義，聖潔的叫他更加聖潔，渴慕的叫他更加渴慕，得勝的叫他更加得勝。我們要持守對主起初的愛、起初的熱情、起初的渴慕、起初的順服，繼續與主一同坐席、與主保持不間斷的相交。主說：「得勝的，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勝，在我父的寶座上，與祂同坐一般。」（啟三21）